



红尘迷情系列

台湾沈亚作品集

HONG CHEN MI QING XI LIE

烈火



文艺出版社
市盛出版有限公司



红尘迷情系列

烈火

沈 亚/著

北岳文艺出版社

烈火

(晋) 新登字 2 号

社 长：马森彪
总 编：华 敏
责 编：李庆富
装 帧：李庆富

台湾沈亚红尘迷情系列

烈 火

沈亚 著

北岳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(太原市解放路 46 号楼)

山西省新华书店经销 山西美术印刷厂印刷

开本：850×1168 1/32 印张：7 字数：127 千字

1995 年 5 月第 1 版 1996 年 3 月太原第 2 次印刷

印数：10000—30000 册

*

ISBN7-5378-1488-0/I·1450

定价：(全套十册 98.00 元) 本册 9.80 元

感谢读者

(代序)

梦帆

这是1994年底的事。

大陆言情小说已经好几年不走俏了，不过还是有人爱读琼瑶、岑凯伦、严沁、依达、姬小苔……曾几何时，图书市场也象其他商品市场一样：假冒伪劣产品充斥其间——有人乐此不疲地制造出一批又一批岑凯伦系列、严沁系列、依达系列、琼瑶新著系列。读者上当，言情小说声誉更每况愈下。

言情小说，该有新的领衔作家了——这是我的判断。出版界为什么不推出新人？——这是我心中的遗憾。不法书商为什么只知道干这些欺世盗名的勾当——这是我的痛恨！正值此时，阡陌先生带来信息：台湾：席绢，已席卷东南亚。江苏文艺出版社素有推动言情小说流行的传统，琼瑶、姬小苔都是他们最早在大陆出版。于是江苏文艺出版社首先接受阡陌的推荐，抱着尝试的态度，想

看看席绢能否席卷大陆。

阡陌先生在介绍席绢的同时，也介绍了台湾言情小说流行的新族群——四小名旦，她们除席绢之外，便是于晴、沈亚、林晓筠。基于我对言情小说市场的预测，便也想做些尝试，于是从阡陌先生处拿了一本沈亚的《三个爱情贩子》。草草翻了一下，知道这本书原来是沈亚的一个短篇小说，写三个男妓的故事，发表后反映强烈，很多读者写信、打电话刨根问底，希望知道更多，沈亚难却读者的热情，将之写成一本书。沈亚作品在台湾的流行程度和沈亚创作的严肃态度由此可见。

听阡陌先生讲了席绢被发现的故事：《交错时光的爱恋》原是一般的自然来稿，万盛出版公司的老板王达明先生读后觉得并不怎么样，似乎拿不准，便请夫人项国英再看看，就是席绢小说后记里常提到的那个“项大姐”，她读后觉得还可以，真正一致叫好的却是排字房的一帮小女孩。由此，我觉得不同形式的文学作品，应该适应不同的读者群需要。梦帆也如法炮制，将《三个爱情贩子》给妻子和一个言情小说迷，还有书店里的一个女孩，听她们三人读后的评价。好在三人读后都说了：可以、蛮有意思之类肯定的话。于是梦帆决定向北岳文艺出版社推荐沈亚，并且颤颤惊惊地期待着她能在大陆畅销。

由于北岳文艺出版社缺乏出版言情小说的经验，沈亚从上市时间（95年七月流火之时）到装帧、宣传等各方面，都不如席绢在江苏文艺出版社做得好，但是，应该感谢读者，沈亚作品凭她的实力，在没有一点知名度的情况下，还是悄悄地被大陆读者接受了。她上市不久，各地都普遍反映，虽不见火爆，却比任何一种冒名言情小说都好卖。再过了一段时间，由于《扬子晚报》的发现，连载了《等待，在河的彼岸》，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关心杜新亚的感情矛盾，关注他妹妹琉璃与家庭教师怀恩的恋情结果。《等待，在河的彼岸》在局部地区形成紧俏之势。随着《冉冉浮生》又被另一家晚报连载，沈亚小说被议论得更广泛了，其“红尘之一”的《红尘摆渡人》可能影响最大，书中表现的问题是：一个人“如果先爱上甲再爱上乙，突然发现自己最爱的原来是丙，那怎么办？”“负心的男人和取代了前位爱人的女人，是不是真的罪无可赦？”现代社会，一切都在不断的变，心岂能不变。痴情固然很美，变心有时也无法避免……

沈亚是严肃的、深刻的，藉此她的作品里那些浪漫美好的故事，一个地开始走入读者心中。《梦中的梦》里那个天真浪漫的小女孩仔仔，在她最幸福地倚偎在恋人怀中时却说：“冰冰说人生是一场大梦，而爱情只

不过是梦中的另一场梦而已。”“梦都不会有醒来的时候，醒来的那一天就死掉了。”她羞答答地说出她梦中的梦中的梦只是想当个家庭主妇。这是多么让人难忘的美好！

感谢读者，能在较短的时间里就接受了沈亚，感谢那些成千上万给阡陌先生写信的读者，是他们不断地催问沈亚其余作品的出版情况，使我们有信心把更多沈亚的作品介绍到大陆来。也是为了满足读者的要求，我们决定重印最早在大陆出版的这10部沈亚作品。

附：沈亚言情小说目录

- | | |
|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|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|
| ☐ 《人鱼座的女子》 | ☐ 《血沼泽之恋》 |
| ☐ 《鹰翼下的风》 | ☐ 《叶罗》 |
| ☐ 《被风吹走的孩子》 | ☐ 《银翼天使》 |
| ☆ 《妖精新娘》 | ☐ 《斑蝶》 |
| ☐ 《失落的羽翼》 | 《独角兽的情人》 |
| ☐ 《天使鱼的逃亡》 | ☆ 《梦幻末世纪》 |
| △ 《火神之舞》 | ☆ 《狩猎情人》 |
| ☆ 《翩梦录》 | ☐ 《风神的女儿》 |

- | | |
|------------|-------------|
| 《命若桃花》 | 《面具下的独脚戏》 |
| ☆《旋舞》 | △《街童》 |
| △《太阳神之怒》 | 《三个爱情贩子的故事》 |
| ☆《冤家》 | △《烈火》 |
| △《梦中的梦中的梦》 | △《等待在河的彼岸》 |
| △《红尘摆渡人》 | ☆《魔羯奥菲斯》 |
| △《当然不是天使》 | △《冉冉浮生》 |
| △《台北向日葵传说》 | ☆《坏脾气女郎》 |
| 《花格子女郎》 | 《小乌龟女郎》 |
| 《美丽坏女郎》 | ☆《冰绿色女郎》 |

△ 为北岳文艺出版社“红尘迷情系列”

□ 为江苏文艺出版社“感性系列”

☆ 为江苏文艺出版社“红尘系列”

1996年3月

楔子

豪华的舞台上空无一人，工作人员早已将满地的鲜花及彩带收拾干净。夜风轻轻地吹着，凉凉的秋意散布在空气中，清清凉凉的，该是个好天气，但四周却是静肃的！

没有人说话，没有声响——

数秒钟之后，轻轻的，细若未闻的，一阵鼓声微微地飘了出来，在夜风之中居然有那么几分萧索凄凉和诡谲奇异！

渐渐的，鼓声渐渐的变强，单调而节奏分明，一声又一声回荡在全场，一种澎湃激动的情绪渐渐累积，全场两万名观众的心也渐渐的——渐渐的再度沸腾起来！

蓦然，仿佛一声惊雷，舞台的最后方爆出一声巨响，火光直冲上夜幕！

——烈火！烈火！

他们爆出嘶喊：“烈火！烈火！……”！
那嘶喊声如同火焰一般直冲云霄！——

“烈火！——”

耀眼的火光伴着越见激昂的旋律，令全场为之疯狂起来，尖叫声撼动天地诸神！

火光之中一个人影慢慢出现，随着她的行动，旋律悠扬起来，摄影机如影随形的跟着她。

场旁的超大荧幕上出现她的脸。

“烈火！”他们继续嘶喊着。

她的脸低低的，身影如同鬼魅一般飘移到舞台的正中央，荧幕的特写上有她乌黑的睫毛轻轻覆着眼，她银白色的长袍随风舞动。

她的手轻轻一扬，如摩西一般，人涛静默、音乐静默——诸神静默——

她轻轻抬首，星眸猛然一睁、漆黑如夜，用力一转身，以手摹然一扬，银袍翻飞，音乐震天响起——

“烈火！我们爱你！”

“烈火——”

她跃下推送她出场的轨道车，银袍已褪，只剩下身上一件贴身的金银劲装舞衣姿态仿若天神，在现场扬起一片雷动疯狂！

她是烈火——

再大的声音也敌不过空间。在舞台不远处的大楼里，厚厚的玻璃窗阻隔了外界所有的喧哗。

大楼里没有灯，漆黑的房间里只有一小簇烟头的光芒忽暗忽明的在空间里移动。

他立在窗户边凝视着不远处的表演舞台，焦距如同摄影机一般依次拉近。

运动场——舞台——舞台上如同火焰蔓延燃烧的身影——及身影正上方的巨大舞台灯——灯正上方的钢丝——

目光定住不动，烟上的一截灰烬无声地断落，他的左手仿佛早已预知似的接住——

那是一双大手，修长的指上一枚硕大的虎戒，虎眼一蓝一红闪耀着妖异的光芒……

他站在不远处的大街上，嘴角叼着烟。黑暗街道上，没有行人，连来往的车辆也没有。如此静肃的夜，远

处的音乐声仿佛来自异度空间。

他的眼也盯着舞台，静静的站在那里，不断将焦距拉近，一种可穿越无垠时空的目光。

夜风袭来，如凄如泣……不知怎么地，他突然一僵，猛然回头，眼睛盯住舞台正前方的大楼顶层，寒意袭上心头。

蓦然，鼓声又是一震，一切全停了下来，她仰首站在舞台的正中央，上方的舞台灯聚集在她的身上。

“烈火！我们爱你”两万个声音喊着。

她将视线调回来，脸上分不清是泪还是汗，一朵微笑在她的脸上形成，她仍喘息着开口：“谢谢你们”突然，也定住了，缓缓抬头……

他打开窗户的一角，伸出长管猎枪——左手的虎戒发出嗜血的光芒——

第一章

观众因她奇异的动作而安静下来，运动场的正门爆
 出一声狂吼：“快闪开！”

全人的声细不可闻的声响穿破夜空，正中目标——

舞台灯应声而落，她睁大双眼定住一秒钟，然后死命
 向前冲去，口开出不忍于参战：“张公急欲握式器”

尖叫——

“两万声尖叫划破夜空”

，诸神静默……不受束缚，重太以台战式因张景然产生

“张公急欲握式器”

人支的张景然不表白窗立直一向望张景然

式，张一遇张景然可张景然张景然，直享张景然张景然

张景然张景然张景然张景然张景然张景然张景然张景然

张景然张景然张景然张景然张景然张景然张景然张景然

，张景然张景然张景然张景然张景然张景然张景然张景然

“张景然张景然张景然张景然张景然张景然张景然张景然”

张景然张景然张景然张景然张景然张景然张景然张景然

张景然张景然张景然张景然张景然张景然张景然张景然

张景然张景然张景然张景然张景然张景然张景然张景然

第一章

医院的长廊上弥漫着可怕的紧张气氛，所有的人全握紧了拳等待着宣判。

“警方到底怎么说？”她终于忍不住开口，脸上的肌肉绷得死紧。

“还能怎么说？”他的眼睛盯着那该死的手术灯。“他们当然是说因为舞台灯太重，钢丝承受不了压力而断裂，难道会说是因为他们保护不周吗？”

她沉默地望向一直立在窗户旁不说话的女人。

她的背脊挺得笔直，仿佛随时都可能会折断一般，发髻仍是一丝不苟的，差别只是她已摘下那仿佛已长在她脸上似的金框眼镜。

她咬着唇，考虑了三秒钟，终于走到她的身边。“嫚，她不会有事的，你不要担心。”

卢嫚，这位曾经得到金钟奖、金马奖及荣冠亚太影后的著名退休女演员仍是静静的站着，似乎根本没将她说的话听进去。从玻璃上反映出来她的脸，有一抹奇异的

苍白。良久之后，她才缓缓开口：“当时出声警告的那个人找到没有？”

“没有。”云诵青十分沮丧地回答：“当时现场一片乱哄哄的，根本没人知道那人的长相。”他闭了闭眼，对于这件事十分自责。“对不起……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说……”

卢嫚没有回答她的话，双眼仍死盯着窗外。“阿绿，我找的人来了吗？”

“来了，现在在办公室里。”

“你留在这里，有什么消息立刻通知我。”她说着，头也不回地便往外走。

“可是——”阿绿愣住，追了几步又停住，沮丧地望着她的背影，仿佛喃喃自语：“……可是你是她妈妈啊！”

云诵青走到她的身边，轻轻扫拍她的肩，无奈地：“算了吧！你还不了解她吗？”

她垂下眼，涩涩地笑了笑。“是啊！跟了她十八年，有时候我是真的还不了解她。”她抬起眼，那令人悚然的手术灯仍刺眼的亮着。



个“喂！有没有看今天的报纸？听说昨天烈火在演唱会上被舞台灯砸到，到现在还生死未卜呢！”“真的？伤得重不重？要不要紧？”周围的人全聚集过来，围着那个“烈火”。“烈火”是个女人，她正被几个人抬着，脸色煞白，嘴唇发紫，闭着眼睛，一动不动。“我也听说了，早上我哥在那边神经兮兮的，还被我妈骂！他爱死烈火了！”

“我看报上说是在最后的安可曲结束的时候发生的。演唱会安可了一个钟头呢！要是她不唱最后那首‘烈火’就没事了！”

她们七嘴八舌地讨论着，比任何时候都还来得更加凝神专注；而她静静坐在窗台上，望着天空上的白云，一副完全置身事外的样子。

“烈欣，你知不知道这件事？”“我怎么会知道！”她嘲讽地笑了笑。“这和我有什么关系？”

“姓烈的人那么少，说不定她是你们家的亲戚呢！”有人带点笑的口吻这样说着。

烈欣冷冷地看了那人一眼。“说不定那是她的艺名，我们家这种良血统可生不出这种震古铄今的大明星！”

虽然她们碰了个大钉子，却也不理她，继续回到她

们的讨论中，而她仍以冷冷的眼望着那飘动的白云。才十六岁的年纪，眼底却有太多的忿恨和怨毒。

“烈欣，萨老师找你，叫你去辅导室找她。”

她们又回过头来，似乎要看好到底有什么反应。

烈欣看也不看她们一眼，自窗台上跳下来，转身走出她们的视线。

她们这样耳语着，眼光都带着抹轻视和不屑。

在西门町混大的小孩又能如何呢？更何况她还有个流氓老你爸——

这样的孩子，原本一出世就该被烙下印记的。

那印记叫“不良品”。

“你知道你姊姊现在怎么样了么？”萨宣这样焦急地问道。

“她不是我姊姊！”她僵硬而怨愤地打断她。